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一

宰輔一

耶律楚材

子鑄孫希亮

粘合重山

子南合

鎮海

楊惟中

趙璧

史天澤

子格

廉希憲

父希賢從弟希賢

商挺

趙良弼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

徽輔志云王子宴國為燕京留守遂居燕

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

宋子貞神道碑云楚材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父文獻公通數學私謂所

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他日必成偉器且生三歲而孤母楊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楚材晉用以為名字

氏教之學比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衍數之說為文

若宿構者

輟耕錄云楚材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金貞祐初辟為

掾後遷燕京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京求遼宗室名至楚材

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謂曰遼金世讎朕為汝雪之對曰

臣父祖嘗委質事金既爲臣子敢讎君父邪帝重其言處之左  
右歲已卯夏六月帝西討回鶻國禡旗之日雨雪深三尺帝疑  
之對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  
曰回鶻國主當死中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善造弓見寵于帝  
每言國家方重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治  
天下者可不用天下匠邪帝聞之喜日見親用國初未有曆西  
域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  
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續綱目云楚材從征西  
庚午元曆上之燕居叢談云庚辰歲楚材在尋斯干城當五  
月望以大明曆考之太陰當虧二分食甚于正時在宵中是夜  
侯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蓋大明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西域  
之初更未盡時安知不爲中國之子正乎此唐一行有里差之  
說謂千里互差一時者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眞將  
是也其說與本傳不同  
易主矣未幾金宣宗果殂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

脾以相符驗然後行甲申帝至東印度國駐鐵門關有一獸鹿  
形馬尾色綠而獨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怪  
問之對曰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解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  
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民皆陛下子願承天心以全  
民命帝即日班師輟耕錄云帝駐師印度忽有大獸一角如犀  
震懾獨楚材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聖人在位則斯獸奉  
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卽回馭  
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  
既而軍中病疫得大黃輒愈全活者萬人帝自經營西土未暇  
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京留後石抹咸得卜大帥石抹明  
安子也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請禁州郡非  
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因當大辟必待報違者罪死于是貪暴之  
風稍戢燕多劇盜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刼取財物不與則殺

之遣楚材窮治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  
首惡者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卽位擇期八月二十二  
日宗親議未決時拖雷方監國問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  
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翼太宗登寶位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  
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遽率皇族及  
臣僚拜帳下國初尊屬行拜禮自此始碑云諸國來朝者多以  
新卽位願無汚白道子蓋時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  
國初尚白只自爲吉故也時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  
無赦令楚材獨請肆赦且條便宜十八事大畧言州郡宜置長  
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  
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及貿易借貸官物  
者罪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罪監守自盜官物者  
死應犯罪至死者待報然後決帝悉從之初太祖之征西域也

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羣言漢人無補於國不若空其人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鐵酒醋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太祖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課稅所使副悉用士人以陳時可趙昉劉中等充之辛卯秋太宗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庭帝顧之悅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錢幣充足如此始立中書省卽日拜楚材爲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得先白楚材舉鎮海粘合重山爲左右丞相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多用親舊必有二心請奏誅之宗王遣使以告帝不聽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按治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土他日治之未晚帝謂侍臣曰楚材

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中貴可思不花請採金銀夫及種田西域與裁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往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事遂寢壬辰春帝南征將渡河詔流民來降者免死楚材請製旗數百給降民使歸田里初蒙古之制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卽爲拒命旣克必屠之汴京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曰金人抗拒日久請屠其城楚材聞之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殺之將一無所獲是徒勞也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勿問時避兵在汴者全活凡百四十七萬戶

碑云其後

取江表諸城因以爲例

當河南破時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詔凡居

停逃民者減其家鄉社連坐由是逃者多殍死楚材從容進曰

河南旣平民皆朝廷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逃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未下楚材奏曰往者吾民逃罪或聚於此故以死拒守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詔定中原戶籍羣臣共欲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出征俘獲往往寄匿他郡楚材因括戶口並出爲民容隱者死朝議欲遣回鶻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楚材謂中原西域相去萬里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作宜各從其便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初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惟易一餅民困國匱當爲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帝議裂州縣賜



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金帛帝曰已  
許之矣奈何楚材曰朝廷張官置吏收其額賦歲終頒之使毋  
擅微斂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田賦分上中下三則朝議以  
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  
重矣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  
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已足備使令今復選取臣恐擾民  
待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拘民間牝馬楚材言漢地非  
產馬之鄉行之後必爲例是擾天下也事乃已一日楚材奏曰  
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  
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試之乃命宣課使劉中  
楊爰隨郡考校分經義詞賦論爲三科雖被俘爲奴者亦令就  
試其主匿勿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並復其家免爲奴者

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貸回鵠買銀以償官息累數倍名羊羔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著爲令民間所負者官代償之凡七萬六千錠名臣事畧云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行令凡失盜周歲不獲者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以萬計所在官吏取借回鵠債銀周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往往破家散族不能償楚材請于一又一衡量給符印定均輸立驛傳庶政畧備上悉以官銀代還民稍蘇息焉續綱目云初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又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所至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有二道士爭長誣人不能堪楚材請給牌割定分例其弊始革其仇爲逃軍結中貴虐殺之楚材按收中貴帝怒繫楚材既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曰臣備位中書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今釋臣是無罪也輕易反覆如戲小兒何以辨國事帝溫言慰之曰朕日出萬言寧無過舉楚材乃頓首謝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

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見施行碑云戊戌天下大旱蝗

行倚關上曰恐國用不足楚材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

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

楚材奏除逃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賊敗帝詰楚

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何故乃有此輩對曰三綱五常聖人

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

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燕京富人劉忽

篤馬涉獵發丁劉延玉等陰結權貴以銀百萬兩撲買天下課

稅大學衍義補云撲買之名起于宋開寶三年謂通計楚材謂

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

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千古之下

自有定論後有負譏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大方通鑑云楚材

多合行選試有經通者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數諫不

始給牒受戒餘並汰斥

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  
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初楚材定課額歲止五十萬兩及河  
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餘萬至是回鶻人與都刺合蠻請以  
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極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  
爾欲搏鬪邪又欲爲百姓哭邪姑試行之楚材不能奪歎曰民  
之困窮將自此始矣辛丑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六皇后乃馬  
眞氏不知所爲召楚材問計對曰古人一言而熒惑退舍今囚  
繫非辜者多請肆赦天下后意欲急行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  
之帝少蘇后以爲言帝首肯赦下之明日疾果愈十一月帝將  
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帝不從獵五日而崩于行在  
后以儲事問楚材正色曰此非外姓臣敢知自有先皇遺詔在  
遵而行之社稷幸甚后不聽竟自稱制于和林時奧都刺合蠻  
續弘簡錄

以貨得政柄后付以御寶空紙俾任意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  
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  
都刺合蠻奏准事理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果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先後  
歷事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豈能以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  
亦深加敬憚甲辰五月以憂卒于位年五十五后賻贈特厚有  
謂之者言其在相位久天下財賦半入其家后命衛士覈視其  
庫藏唯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文宗至順元  
年追封廣寧王諡文正碑云楚材天資英邁雖案牘滿前左酬  
于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郝經文集云  
是材爲相定賦稅權宜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  
舉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徒投隙元詩選載  
攻訐乘官闕違豫之際恣爲矯誣卒使憤悒以死

然居士集上四卷

子鑄字成仲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上言宜疎禁網遂採歷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從憲宗征蜀領侍衛驍果軍屢出奇計攻下城邑會阿里不哥反鑄棄妻子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賞賜優厚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相監修遼金史尋將兵備北邊後引兵扈從敗阿里不哥於上都至元初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俄命行省山東遷調所部官屬尋召還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縣八佾舞樂舞成表上之賜名大成之樂十年加平章軍國重事自是時罷時復十四年冬以雨雪愆期帝使問便民事鑄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靡穀之多無踰麴蘖况自周漢以來常有明禁祈神實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罷止十九年復拜左丞相奏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機害民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

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庶不致大擾並從之二十年坐事罷沒家  
貲之半徙居山後遂卒文宗至順元年追贈懿寧王諡文忠  
孫希亮字明甫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  
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故亦曰禿忽思憲  
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  
願攜諸子往就學許之北至燕令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  
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憲宗征蜀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憲宗  
崩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世祖卽位阿里不哥反渾都海在陝  
應之鑄子身歸朝渾都海怒使人監希亮母子脅之行至西涼  
甘州會叛將阿藍答兒白和林至見希亮問而父安在對曰不  
知與吾父共事者宜知之渾都海詬曰我焉得知而父今亡命  
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

得獨留旣而渾都海等爲大兵所殺衆推哈刺不花爲帥帥故  
與鑄有婚姻鑄又嘗周恤其病至是謂希亮曰我受而父恩今  
於汝報遂釋希亮縛挾之北走希亮兄弟相扶攜徒步萬里不  
火食者常累日是歲中統元年也三年從定宗幼子大名王與  
宗王阿魯忽興師至不刺城與阿里不哥兵戰屢捷四年春至  
可失哈里城世祖遣不華出至王所以璽書召希亮赴闕乃由  
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而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  
都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狀上憐之賜鈔幣授爲符寶郎世祖  
常命希亮問宋諸降將日本可伐否衆皆曰可希亮獨曰宋與  
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後興師未晚  
世祖然其言有太府監令史盧贊言于監官曰各路貢布唯平  
陽獨長以故諸怯薛多爭取苟截其長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



載者可備髹漆宮殿用監官從之左右以其事聞帝詰之監官  
惶悚惟歸罪於贄帝命斬贄希亮遇諸塗贄呼冤希亮戒行刑  
者稍緩具以實入奏如贄語帝令董文用復讞竟得釋累遷吏  
部尚書帝駐蹕察納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文用問大都近  
事希亮曰圉圉多囚耳世祖方欹枕臥忽寤問其故奏曰近有  
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斬以是口多帝驚曰孰傳此言侍臣脫兒  
察曰陛下在南坡曾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楊嘗著爲  
令希亮曰令旣出矣必明其誤以安民心帝卽令希亮至大都  
宣諭并釋囚者希亮以跋涉西土久足病痿繹乃謝事居灤陽  
二十餘年武宗立特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希亮因頽次  
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泰定四年卒于京年  
八十一追封漆水郡公諡忠嘉希亮性至孝當困厄遐方家貲

散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廡陳列致祭竭誠盡敬朔漠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華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名懋軒集

冊曰定亂開基在承天意得民爲守用儒以濟創一統業垂百年制重道崇文力排羣議王者之興必有名世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國初爲質子知金將亡遂委贄焉太祖使入宿衛從圍涼州執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爲動旣官侍從數得侍內宴因諫曰臣聞天子先天下而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置酒爲樂忘憂之漸也帝深嘉納之太宗卽位拜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爲中書令凡建官立法任賢使能與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足國用多佐成焉七年從伐宋取江淮諸州邑降其民三十餘萬不戮一人已復還中書視事未踰

年卒追封魏國公諡忠武 子南合先爲江淮安撫使時大將  
察罕圍壽春七閱月始下欲屠城南合曰不降者獨守將耳民  
何罪由是獲免嘗言于世祖曰李璫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  
人多詐叛無日矣及璫反益都時南合方官秦蜀行省右丞帝  
遣使諭之曰卿言猶在耳李璫果反矣卿宜固守西鄙對曰臣  
謹受詔不敢以西鄙貽陛下憂明年授中書平章政事卒諡宣  
昭封爵如其父

鎮海怯烈台氏初以軍伍長隨太祖同飲班朱尼河水從征乃  
蠻攻曲出與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莽丹女真河西諸國所俘  
丁口以萬計悉上獻命屯田阿魯歡之地立鎮海城戍之從太  
祖次桓州與金戰矢中胸臆間裹瘡而出者數四軍聲大振旣  
破燕命於城中環射四箭凡箭所至園池邸舍悉以賜焉太宗

卽位拜中書右丞相扈從至西京攻下河中河南諸州以功賜恩州一千戶先是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旣而得西域織金綺紋工及汴京織毛褐工各三百餘戶皆分隸弘州局命鎮海爲世業定宗卽位以先朝舊臣位如故卒年八十四子勃古思襲封邑從世祖征大理結浮橋於金沙江濟師官至保定路達魯花赤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以孤童子事太宗年二十奉使西域三十餘國宣布德威俾各籍戶口屬吏數年乃歸會皇子濶出伐宋太宗命惟中于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軍光隨郢復諸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遺書送燕京及還建太極書院周惇頤祠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慨然欲以道濟天下

郝經周子祠堂記云初周子祠

紀之禮盛于江左而未至河朔惟中領中書始睹其學乃建祠  
于燕都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又刻太極圖通  
書西銘俄拜中書令太宗崩皇后稱制惟中不動聲色以一相  
于川璧獨任天下尋出爲平陽道宣慰使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惟中  
按誅之憲宗卽位太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立河南道經畧司  
于汴秦惟中趙璧等爲使初河南總管劉福性殘虐民受旤將  
二十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出惟中設大梃于坐復  
召之使謂曰不奉命將以軍法從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  
至惟中卽握大梃擊仆地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京兆宣撫使  
時諸軍帥多橫侈病民有郭千戶者尤甚至殺人夫而奪其妻  
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嘗語人曰吾非好殺但國家綱紀不  
立此曹賊害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之不可太弟總統東師奏惟  
中爲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令蒙古漢軍諸帥並

聽節制師還卒于蔡州諡忠肅

冊曰河朔荆榛聖學幾熄百餘年間晦名晦德哉楊公  
爲儒羽翼日月經天自南而北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爲太弟時聞其賢召見呼秀才  
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後宮親製衣衣之寵遇無比初命馳  
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授儒書且敕璧  
習國語譯大學衍義

虞集道園諡議云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

時從馬上聽其陳

說辭旨明貫輒大喜一日憲宗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  
誅近侍之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太弟曰秀才渾身是膽邪有  
斷事官牙老瓦赤者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所賜今陛下登  
極將仍用舊印邪抑易以新者邪時璧侍旁呵之曰用汝與否  
尚須聖裁乃敢以印爲請奪其印置帝前帝默然久之曰朕亦

不能爲此其人竟不復用歲壬子出爲河南經畧使有劉萬戶者素貪淫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強取民間有色女三十餘人壁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大驚會天雨雪因詣壁賀曰經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壁曰如董主簿者尙不乏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歸臥病數日以懼死世祖卽位拜中書平章政事李璫反從親王哈必赤往討時璫已據濟南諸軍乏食壁從濟河得粟及羊豕饋軍軍聲大振帝欲爲文檄宋棄數易皆不稱旨召壁爲之文成帝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命詣都元帥阿木軍俾同行漢軍都元帥事宋將夏貴率兵自武昌溯流援襄陽時漢水暴漲壁據險設伏以待貴果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山行二十餘里伏發奪其五舟及口阿木領騎兵壁率水軍合戰于虎尾洲貴大敗走尋

召璧還改中書左丞高麗王王植爲其臣林衍所逐帝命璧同國王頭釐哥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璧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詞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已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也因遣使入奏帝從之師還復拜平章政事卒于位諡忠亮

史天澤字潤甫大興永清人身長八尺吐轡如洪鐘從其兄天

倪帥真定

李磐神道碑云父秉直生三子伯天倪仲天安天澤其季也國兵南下秉直率鄉里詣木華黎軍門降明年從攻北京下之以國人烏也兄爲都元帥秉直爲刑部尙書

鎮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降命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署天澤乙酉春天倪遣天澤護母北歸甫行而天倪爲武

帳前軍總領仙所害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猝部曲

散在近郊公能返轡當不招自至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不返



兵雖死何敢避卽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  
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魯言狀且乞師孛魯卽命天澤嗣兄  
職遣肖乃台將銳卒三千來援仙驍將葛鐵槍擁衆拒戰天澤  
生擒之乘勢下中山畧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其兄天安在  
白霄間變亦提兵至共擊仙仙敗奔雙門天澤遂復眞定宋大  
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復取眞定天澤扼諸贊皇義斌勢  
蹙焚山自守天澤以鐵騎摧鋒入獲義斌斬之旣而仙遣謀者  
潛結死士匿城中爲內應仙夜斬關入據城天澤踰城東山至  
藁城求援于中山知府董俊俊授以勁卒天澤夜赴眞定會肖  
乃台軍亦至捕斬叛者三百餘人仙挾數騎退保西山抱犢砦  
肖乃台忿民之反覆驅萬餘人至城下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  
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耳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

樓櫓招集流散急攻抱犢砦下之仙遁入汲縣相衛諸州皆降  
太宗卽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爲眞定河間

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

續綱目云三萬戶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是也

庚寅冬武仙

復屯兵衛州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援天澤  
以千騎與大軍前後夾擊仙敗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  
坡渡河詔天澤以兵山孟津會河南至則皇弟拖雷已破金軍  
于三峰山乃命畧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斬金將  
完顏慶山奴于陽邑金主令完顏白撒將兵八萬自黃陵岡來  
襲新衛州天澤輕騎馳赴比至圍已合天澤單騎舞稍突至城  
下呼守者曰汝曹勉力援兵旦夕且至復躍出衆皆披靡遂與  
大軍急擊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追至與諸軍會新衛王惲家傳作睢

陽大軍圍蔡天澤當其北面結棧潛渡汝水血戰累日金亡天

澤始還真定時政煩賦重民間貸羊羔利錢以輸官繼以歲饑

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

中戶爲軍上下戶爲民著爲定籍

家傳云監郡忙哥撒兒以兵數萬散處州郡間伐桑蹂稼

并里縣然天澤奏太后悉徙居嶺北

尋移軍伐宋從皇子曲出攻棗陽襄陽又從

宗王口溫不花圍光州攻壽春乘勝而南所向輒克時世祖在

壽郎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奏以天澤爲經畧使至則誅郡

邑長貳之尤貪橫者數人境內大治戊午秋從憲宗取蜀駐合

州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艤舫千餘汭嘉陵江而

上天澤親率舟師順流縱擊追至重慶而還憲宗崩天澤護帝

璽奉柩北歸世祖卽位問以治安之道天澤疏對大畧請立省

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除貪殘以任

賢能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防奸慝帝皆嘉納繼命往鄂

渚撤江上軍選授河南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畧使中

統二年拜中書右丞相既柄政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

中堂事記

云天澤既相事皆讓同官曰天澤本武臣何克負荷但物務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爲諸君條達耳相則曷敢當衆服其謙退

李璫反命天澤專征道聞璫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豈無能爲也

至則進說親王哈必赤曰璫多謫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

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奔軼四閱月城中食盡衆潰出降斬璫

于軍門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俾諸將皆聽節制天澤至軍

中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諸將當憲宗時嘗奏

言臣始攝兄職今臣兄有二子分掌兵民臣復任經畧使一家

處三要職臣竊不安乞賜罷帝不許至是言者謂李璫之變由

外藩權太重天澤復奏兵民之柄不可盡專一門乞罷子弟之

在官者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柄者十七

人至元三年以天澤爲樞密副使

家傳云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

明年仍拜

中書左丞相六年敕董師襄陽至則與元帥阿朮阿里海牙同

相要害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俾南北不相通爲必取計尋

以疾還八年加平章軍國重事帝曰兩省院臺遇大事卿可共

商之小事不以煩也十年春復與阿朮等進拔樊城襄陽降詔

與丞相伯顏總大軍水陸並進至郢州疾作還襄陽帝遣侍臣

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宜力最久且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

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北歸善自調護歸至眞定帝又遣

其子杜偕尙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

慎勿殺掠語不及它卒年七十四計聞帝震悼賻白金二千五

百兩贈太尉諡忠武後封鎮陽王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

熟資治通鑑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

漢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

言者慙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者悉爲治其生而賓禮之後

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節狀碑俱作李正臣不殺送至真定署爲參

謀衛州五城爲食邑命王昌齡碑作王顯之治之舊人多不平而莫

能間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

曹彬云行狀云天澤初紹兄職及兄子楫長卽奏請還職太宗曰朕自有官界之乃授楫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又奏次

姪權充唐鄧軍萬戶憲宗駐六盤山詔發民爲兵敕使者擬天

澤子爲帥天澤曰吾昆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

先之竟以姪樞充新軍萬戶輟耕錄云天澤髭鬚早白一朝

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對曰臣覽鏡見髭髯盡白竊傷年且暮

盡忠之日短因染之使子格字晉明初爲鄧州舊軍萬戶從

報効之心不異時昔耳

以襄陽平章阿朮將二十三萬戶居前每五萬戶擇一人爲統帥格居其一格軍先渡江爲宋將程鵬飛所却身被三創尋復大戰中流矢鵬飛亦被七創乃敗走從攻潭州礮激柵木傷肩

矢貫其手褰創先登克之授軍民安撫使從攻靜江衆以輶輜  
自蔽鑿城格所當礮礮雨下車不得前乃伺隙率衆攀堞而上  
拔其城靜江被兵久溪洞諸蠻皆竄入雲南格遣使招諭來者  
五十餘州雲南爭之事聞詔聽格節度授廣東西道宣慰使劇  
賊蘇仲集米潰卒據龍山耕植於內官軍畏暑莫敢入橫象  
賓貴四州皆被掠格築堡於其界守以土兵令官軍火其廬棚  
民踐其禾稼仲窮感遂降累官江西行省右丞餘子樟真定順  
天新軍萬戶棣衛輝路轉運使杠湖廣右丞相淮東廉訪使梓  
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孫耀福建平章

周曰鎮陽惘惘執謙憂盛闔門効忠趣解兵柄出入將相  
門庭閭然舉韋澳語願公無權武臣有此詎曰非賢

廉希憲字善甫畏吾兒人父布魯海牙年十八隨國主內附充

宿衛太祖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授斷事官俾得專生殺  
有誤毆人死者吏論法當抵其子號泣請代布魯海牙令吏執  
赴市戒曰懼則殺之旣而不懼乃曰誤毆傷人情有可宥子而  
能孝義無可誅因并釋焉方拜燕南廉訪使希憲適生喜曰是  
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啟吾宗乎遂以廉  
爲姓希憲生而魁偉舉止異凡兒甫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逸  
去旣獲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勸止得免又嘗侍母  
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卽送繫府獄  
杖之人奇其識世祖爲太弟時希憲年十九得入侍篤好經史  
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  
暴之分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歲甲寅世祖以京  
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環匝諸王貴戚



戶雜戎菴號難治希憲摘伏摧姦無稍避暇則從名儒許衡姚

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元明善神

道碑云又薦智仲可參綜府事題所居堂曰止善公退有旨凡

卽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焚香鼓琴夜分乃息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右格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

家傳云有稍過章句者亦哀已未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入籍府

其請出私錢贖之碑附儒籍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碑云上指庭實曰悉汝所取希憲但取墨一券因言王

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還

者五百餘人會憲宗計至希憲啟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

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

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神器無主願速還京

師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命希憲先行觀變對曰聞劉太平霍

魯懷在關右軍都海屯守六盤征南諸軍尙散處秦蜀太平自

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倘倚關中形勝作異謀誠非細故請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事偵之時阿里不哥搆亂北邊遣脫忽思發河朔民爲兵反形已著宗王塔察兒東諸侯之長也欲往結好而難其使希憲請行乘間卽以已意白王宜首建翊戴功王許身任事歸啓其言世祖曰此事關重大卿何不懼之甚邪庚申三月至開平宗室諸王皆勸進世祖猶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爲言且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爲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萬一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爲後時莫若早定大計世祖遂以明日卽位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魯懷反狀皆如希憲言會併陝西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商挺副之趙良弼參議省事太平等聞之乘傳急入京兆謀爲變越二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

事官濶濶出來告渾都海已反殺所遣使者約其黨密里火者  
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同舉事又多遺蒙古軍奧魯官兀奴  
忽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魯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名  
條屬謂曰上新卽位倚任吾等正爲今日宜早爲之所乃遣萬  
戶劉黑馬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魯懷且得其與  
六盤要結狀置之獄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火者總帥汪惟正誅  
乞台不花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命權帥汪良臣史作汪惟良將秦  
鞏諸軍討渾都海于六盤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  
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  
更發帑銀以充賞出庫幣以製軍衣良臣感激遂行又發蜀卒  
更戍及在家餘丁推蒙古官巴春史作八春將之謂曰君所將之衆  
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下則大事

濟矣俄有詔赦至希憲聞之曰太平魯懷豈常赦所可原者命誅于獄尸諸通衢然後出迎詔旋上書自劾停赦行刑及擅調軍帥等罪帝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報曰朕委卿方面之任當便宜從事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隣奧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巴春獲之械至京兆請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猶懷反側彼軍見其主將囚執或生異心不若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思報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巴春上策也初巴春旣執諸將一軍疑懼謀爲亂及知二將獲全乃大喜過望願出死力果得精騎數千巴春將與俱西及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以希憲爲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宿敦爲書招其弟紐隣于是成都興

元青居諸路震動渾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東諸將戰失利朝  
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率騎  
兵與良臣巴春等合大戰于甘東擒送二叛首磔之京兆市事  
聞帝大喜曰希憲真男子也進行省平章賜宅一區時年僅三  
十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敕軍吏禁俘掠違者千戶  
以下與本犯同罪由是蜀民得安降者益衆東川帥欽察獲宋  
臣張炳震王政送京兆二人俱以母老求歸希憲縱之還鎮戎  
州有謀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案誅首惡五人餘不問碑云東川  
帥欽察誣奏聞州降將楊大川反希憲手書與大川開誠撫慰大川感泣軍府乃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  
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  
恩當得其死力較詳錄云劉整初附來謁希憲據中坐令整入  
政事堂頭之宋士在旁族者數十人袖詩文求見希憲出至大  
門肅入堂衙言困苦乞歸明日爲言于上皆遂其請或問其故

帝憲曰我爲國大臣言動繫天下輕重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  
折辱之令知君臣義重若寒士皆誦法孔子者今斯文不絕如  
綫我更不尊禮凡宋將家屬在北者歲給其資糧北人仕宋者  
儒術將掃地矣

子弟得越界省親人皆感之興元判官費寅

一作費寅

蜀降人也

以私怨譖希憲與挺當李璣叛時嘗繕城治兵潛蓄異志者九  
事帝心動命右丞南合往代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會良弼亦  
以死力辯其誣帝意尋解詔希憲還朝陛見奏曰方關陝叛亂  
川蜀未寧臣便宜行事不謀佐貳誠如寅言罪止在臣請付有  
司按治帝撫膺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  
久拜中書平章政事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  
之臣咸令世守逮今將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部下都邑  
長吏皆其隸役此前古所無急宜更張之于是始罷州縣官世  
襲行黜陟遷轉法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寢臥草

土廬墓旁一慟輒嘔血宰執以憂制未定欲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而去未幾有詔奪情視事希憲雖不敢違然出則素服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時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夔稷契之道贊輔太平民深抱愧今日小治未足多也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事希憲曰此閣宜預政之漸不可啓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詔罷天澤政使待鞠希憲曰天澤事陛下久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

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明日召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簿者事遂解有訟東川帥欽察爲變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邪對曰欽察大帥以小人一言被誅民心必駭宜逮至與訟者廷質然後暴其罪於天下詔遣使按問其事竟無實得免希憲每於帝前論事無少回曲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尙爾木強邪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而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希憲奏曰秦皇漢武多爲方士誑惑堯舜得壽豈由大丹帝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初立御史臺設各道提刑按察司阿合馬



以不便於已請罷之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  
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事無大於此者若欲罷之必  
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可邪阿合馬語塞詔釋大都囚西  
域人匿贊馬丁常用事先朝爲怨家所訴繫獄會赦得出時希  
憲在告未署牘車駕還自開平怨家復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  
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不署以苟免邪遂入見以詔書爲言  
帝曰詔釋囚耳何嘗有詔釋此人對曰獨不釋此人臣亦未聞  
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  
忝爲宰相有罪卽當罷斥乃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家傳云希憲家居教  
子愛國之心食息不忘聞一令之苛戚見顏間或一事裕民喜  
至忘寐每數日陽豈可無陰亦無絕理也聖人進君子抑小人  
盡人一日帝問侍臣曰希憲家居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  
書固朕所樂聞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益阿合馬因讒之曰

希憲日與妻孥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嘗有疾  
帝遣醫診視言需沙糖作飲時最艱得頃之阿合馬饋至希憲  
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帝聞之特  
賜三斤國王頭輦哥鎮遼陽人言其擾民不便時希憲移疾已  
三年特起爲北京行省平章將行命肩輿入見帝曰昔在先朝  
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啓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  
政府要地卿實宜居顧自甘恬退耳遼霽戶不下數萬諸王駙  
馬分地在焉彼素憚卿名故特命往鎮卿宜體朕意有西域人  
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嘗貸息錢索甚急希憲命收  
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捧下跪問曰法無私  
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付獄吏其人惶懼乞哀國王頭輦哥亦  
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夜舉營遁

碑云塔察兒使者傳令國王起立聽希憲坐自如曰大臣

無爲諸王屈也

長公主入朝縱獵郊原希憲欲入奏公主恐曰從者擾

民吾實不知願以鈔萬五千貫還斂民之直自是貴人過者莫

敢縱在鎮甫年餘會阿里海牙取江陵圖地形來獻請命重臣

間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諭曰荆南初入版籍

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

其心南土卑濕非卿所宜特以大事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

居者馬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短淺不能負大任何敢

辭疾然敢辭新賜以安臣分比至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

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兵民以安

家傳云先是政無紀綱城門晝

閉燈火禁嚴民驚疑未定希憲即日令諸軍歸營騎兵徙屯高敞以便收養非調發不得輒出關城四門無得拘檢弛燈火禁

帖然

內外首錄宋故官擇二十餘人以備採訪左右或難之希憲曰

今皆朝廷臣子何用致疑初宋故官入謁必廣羅珍貨希憲拒

之且曰汝等當念聖恩力圖報効今所饋若已物我取之爲非  
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則爲罪滋大衆皆感激謝去  
碑云希憲既不納諸人贊金見者輒獻所俘男女希憲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令凡被俘之人  
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掠病而棄之道者許諸人收  
養病愈故主不得問私立契券質賣民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  
其直先是江陵城外多壅水扞城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  
給貧民爲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賑公安饑  
更大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碑云撤復竹林書院與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西南溪洞及思播重慶各土司俱越境請  
降事聞帝曰累代非用兵不可得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  
納土其爲治可知矣名臣事畧云鎮遠溪洞蠻以樂工四十人重譯來至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希憲  
曰而輩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筭音皆泣拜而回帝以其臥疾久十四年

春召還民號泣遮道相與畫像建祠祀焉五月至上都太常卿  
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  
龍岡失火延及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  
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奏者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  
與延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乃以希憲語對  
帝曰希憲病甚顧猶慮及此邪議遂止徵揚州王仲明來視疾  
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曰卿得良醫行漸愈矣對曰醫不過  
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自加戒慎則或可望瘳設或縱情良醫  
何益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  
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  
病雖劇委之於天所憂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  
者殿下宜開聖意早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

曰大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  
不可及是自棄耳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  
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明年十一  
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舍旁流光照地是夕卒年僅五十成宗  
大德中累贈恒陽王諡文正子六人孚遼陽行省僉事格台州  
路總管忬中書省平章忱邵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行  
省參政

家傳云商挺以博古名世嘗謂宜蓄古器物以廣見聞  
希憲曰古物無古於易與書者他尙何求嘗于近郊建

萬柳堂暇則  
置酒招客

從弟希賢字達父年二十與希憲同侍禁中小心

愼密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欲選使往諭廷臣推希賢

可至則宣布上意辭旨條暢王悔謝贈貂裘一襲白金一笏還

奏帝喜卽以賜之丞相伯顏伐宋旣渡江帝授希賢禮部尙書

與工部侍郎嚴忠範秘書丞柴紫芝持國書使宋至建康希賢

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足爲累希賢固請  
乃以銳卒五百與之行至獨松關守關者不知爲使襲殺之張  
濡以爲已功受宋上賞知廣德軍明年宋亡獲濡殺之遣使護  
希賢喪歸復籍濡貲產給其家死時年二十九

冊曰廉公孟子趙公論語正大無頗廉尤高舉不媿讀書  
爲時良輔用雖不終說其能阻夫豈偶然炳烺千古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殷氏避宋諱改焉年二十四

汴京破北走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爲經歷

贊忠濟興學教士

元明善墓碑云與魯諸賢爲琴詠會

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徵至

鹽州間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平當饋米萬石東

平至胸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期罪死不若

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楊惟中宣

撫京兆辟挺爲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挺佐惟  
中黜貪暴出淹滯務農薄稅期月民乃安且請減關中常賦之  
半及惟中罷廉希憲來代中堂事記云挺馳奏關陝重地大亂  
後餘風有未殄者非希憲不能填撫  
外以挺爲宣撫副使尋命兼轄懷孟境內大治戊午罷宣撫司  
挺還東平會憲宗親征蜀世祖將趨鄂漢次小濮召挺問軍事  
對曰蜀道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  
心及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  
符信以防姦僞文謙急迫及入奏世祖大悟曰向無一人見及  
此非挺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之使果至  
軍中執斬之名挺至開平密定大策挺與希憲良弼力言先發  
制人後發人制順逆安危間不容髮今中外皆願大王早登天  
位事勢至此豈容中止世祖從其言既卽位挺奏曰南師宜還



扈乘與西師宜軍便地從之中統元年以希憲及挺宣撫陝蜀時哈剌不花駐兵六盤山與阿里不哥遙應挺謂希憲曰爲六盤有三策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蜀降將費寅以私怨訟挺與希憲于朝帝召挺便殿問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寮有沮卿者邪抑位高而志怠邪對曰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歸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旣出帝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歎曰挺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誰復爲朕戮力者至元元年召拜參知政事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分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手定軍官品級給軍吏俸餉汰不勝軍者戶三

萬戶一丁者亦汰之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許財帛相資合出一軍著爲令九年封皇子忙哥刺爲安西王以挺爲王相王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張之挺進十策曰睦親隣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根本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于朝以子阿難答嗣帝曰年少未習祖宗大訓卿姑行王相府事先是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構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事詳趙炳傳朝廷惡其擅殺執琮等鞠問伏辜初與挺無與也有王府女奚徹徹者以預二郭謀臨刑望救忽有曖昧語連挺并及其子獻帝怒拘挺而下獄獄且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儒獻其罪尙書青陽夢炎以議勳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日之過否帝不悅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

文忠曰夢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睹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實無與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籍其家是冬始釋二十年仍任樞密副使俄以疾免明年趙氏子復訟父冤挺又被繫百餘日乃釋名臣事畧云挺再被繫得釋乃歎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于東坡貶惠州築室于白鶴觀若將終身遂葺小圃于都城南有泉曰左山自二十五年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挺年今幾何對號左山老人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歎其康強是年冬卒有詩千餘篇尤善隸書仁宗延祐初追封魯國公諡文定子琥字台符至元中拜南臺御史屬地震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後遷國子司業有彞齋文集 璿字禮符爲右衛屯田千戶年三十卽辭祿侍親築居曰晦道堂 琦字德符泰定初官秘書卿工畫山水

趙良弼字輔之女真人

名臣事畧作趙州贊皇人

本稱木要甲音訛爲趙家

因以趙爲氏父兄及兄子凡四人俱爲金死事良弼明敏多智

畧初舉進士教授趙州

姚凝廟碑云崔立之亂良弼侍母懷牒及祖父遺綸曰非是無以知吾生族將

歸趙渡河爭舟挺刃及母首良弼臂受之幾折兵顧見哀之手

援以登輦母北歸日從名儒講論尤致意司馬通鑑歷代典章

制度地理阮世祖在潛邸召見占對稱旨擢邢州安撫幕長及

塞無不記憶立京兆宣撫司以良弼參議司事阿藍答兒爲陝西省左丞相

劉太平叅知政事鈞考京兆錢穀煅煉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

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慷慨二人卒不能誣以故宣撫司一無

所坐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憲宗崩世祖

北還遣良弼如京兆察秦蜀人情不踰月具得實還報曰宗王

莫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士馬

精強咸思北歸恐事有不測紐隣總秦川蒙古諸軍年少驚勇

輕去就當寵以重職速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聲言辦餉陰有據秦蜀志百家奴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後皆如其言世祖既卽位立陝蜀宣撫司以廉希憲爲使商挺副之良弼參議省事中統元年渾都海果叛良弼與宣撫決計執其黨乞台不花密里火者誅之希憲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待報臣竊以爲張皇不便宜急誅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使若上怒願使者卽出此奏帝竟置不問蜀降將費寅以私憾誣希憲與挺在京兆有異志引良弼爲徵帝召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璫得王文統交通書益疑二臣切責良弼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乃解寅卒以反誅累官同僉樞密院事丞相伯顏伐宋良弼言宋

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臨安後訖如其計帝嘗從容問曰  
高麗小國也匠工亦技皆用漢人至於儒士皆自謂通經書學  
孔孟今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  
所尚何如耳久之以疾辭居懷孟良弼故有地三千畝析爲二  
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瞻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  
忘本也或問爲治之要良弼曰必有忍乃克有濟人性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  
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卒年七十追封韓國公諡  
文正良弼常奉使日本閏四年始歸語詳載記

冊曰卓哉商趙遭時遇主推戴功高並稱良輔末路幾危  
蒙難名侮何如採薇介名不腐

續弘簡錄卷十一終

續弘簡錄

卷十一

七

七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二

姚樞

宋子貞

劉秉忠

弟秉恕

張文謙

附高天錫

張德輝

安童

子兀都帶

董文炳

子士元士選

張雄飛

石天麟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初爲金軍資庫使內翰

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

姚燧神道碑云樞自幼力學夜分不輟母張夫人恐傷軀苦每止之乃塞窗不

使見燭就枕必盡二鼓聞將遷關中父仲宏錄事判官于許俾

取師氏姑以來樞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于邸亦出以誦自

期甚高宋內翰宋九嘉有重許州破被獲楊惟中與之偕觀太

名方闕居許折行位與之遊許州破被獲楊惟中與之偕觀太

宗碑云樞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惟中監

督因往依焉惟中少樞六年兄事樞與偕北覲太宗甚重之

及皇子濶端南伐俾樞從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者會東陽軍破主將將盡坑其民樞感所招數十人匿篁竹中脫死繼拔德

安得名儒趙復始見程朱性理之書歲辛丑授燕京行省郎中  
時行省牙老瓦赤擅納賄以樞爲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解職  
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詠茅爲屋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旁列  
朱儒周程張朱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及諸經傳註以  
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爲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  
以客禮神云上遣脫兀脫趙璧驛至彰德璧恐樞避去獨至輝  
應璧曰君非棄牙老瓦赤隱此者乎曰然乃借往彰詢問治道  
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乃爲書數千言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  
日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  
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  
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  
俸祿則賦穢慙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上



諸侯不得而專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竇可得而舉刺閭閻  
斂則部族不憤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  
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材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  
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肅軍  
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周置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  
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停積負則賈胡不得以  
予爲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  
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太  
弟奇其才動必見詢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卽位命太弟總治漢  
南事開府金蓮川旣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  
者諸臣皆賀汝何獨默然樞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  
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王盡有之則天子何爲異時廷臣

問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掌兵柄餘皆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太弟曰吾慮不及此乃如其言奏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  
畧司于汴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以圖宋憲宗大封同姓命  
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  
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以爲請帝曰  
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以自益于是盡有關中河  
南之地壬子從征大理至曲先腦兒地夜宴樞言宋太祖遣曹  
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太弟據鞍呼曰汝昨言  
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王仁如此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飭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令分號街陌由  
是民得相完保碑云及歸樞惟一馬瘠不可乘則牽之襟數  
升時搖木孟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  
梯惟鹿牛負橐以從徒步久之或譏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  
千里復從憲宗駐六盤山

監客兒行省事于京兆鉤考關中財賦太弟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計疑將自釋太弟從之及入見憲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卽位以樞宜撫東平旣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爲監教民耕植均賦役罷鐵官明年名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以所受制還中書改大司農樞奏曰昔太宗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旣卒其子與族人爭襲訟於朝帝命弟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朕自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曾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親飭東平守臣無輟肄習今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旣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教之乞實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之意王鏞練習掌故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至

崩壞皆從之

碑云又具奏四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又言

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以資國用西京北  
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  
除守禦外可還三萬屯燕京東西置名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  
營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衛從此起

格帝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賴一二老成同心

圖贊可與尙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尙無隱及修條格成與丞相

史天澤入奏帝深嘉納李壇反帝問卿度勢何如對曰使壇乘

吾北征之釁瀕海構燕閉關居庸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

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

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初帝嘗論天下

人材及平章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正以游說于諸侯他日

必反至是文統坐璽黨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

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省臣罪且不測樞上言太祖開創

跨越前治未遑自後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繼承

大統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上答天心下給民心

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

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則可以光先烈

遺子孫流遠譽邇者伏聞聰聰日煩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

而就移屋旣架而復毀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

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乃釋見名臣奏議十年改昭文

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明年襄陽下遂議取宋碑云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

省經理屯田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

可旣又言陛下降不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

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神捷者今自

夏徂冬一城不下皆由官軍不思國之大計利財剽殺所致且

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宜再申止殺之令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則聖慮不勞

軍力不費矣帝稱善見名臣奏議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卒年七

十八諡文獻書史會要云號雪齋善草書

冊曰用兵戡亂崇儒定治傾盡訐謨網維具備不嗜殺人

爰一土地斬將奪旗功烏可比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早歲好學工詞賦與族兄知柔同

補金太學生有名於時人稱大小宋徐世隆墓誌云子貞貌清奇耳聳過肩寸許相者以

為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東平嚴實招置幕府用為詳

議官兼提舉學校太宗五年汴梁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

多方賑救全活者以萬計金士流寓者悉引見薦用拔名儒張

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間與之同列四方士聞風而至故東

平一時人材盛於他鎮七年太宗命爲行臺右司郎中時中原  
略定事多草創東平所統五十餘城州縣官或擢自將校或起  
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爲貪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採  
訪制命官分三道糾舉官吏立程式定期會大小始有紀綱民  
得蘇息將升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脚寨擅賦役幾四百所子貞  
令悉歸州縣實卒子忠濟襲爵請于朝授子貞參議東平路事  
勸忠濟首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數百  
人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齊魯儒風爲之一變

墓誌云聘康曄說書

李昶說春秋李楨說大學

世祖南伐召至濮問以方畧對曰本朝威武有餘

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已降不殺脅從罔治則宋  
之都邑可傳檄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初授益都路宣撫使未  
幾拜右三部尙書李壇反命參議軍前行省事子貞單騎至濟

南觀瓊形勢說丞相史天澤曰瓊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當不攻自破議與天澤合事平還上書陳便宜事大畧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行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選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帝命中書次第施行至元二年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鐸行省山東遷訓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刑部所掌事干人命尙書嚴忠範年少宜選老於刑名者代之又請改北京行省爲宣慰司控制東北州郡再如頒祿定職田並從其請拜中書平章政事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氣力未衰勉爲朕



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敕中書凡有大政卽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即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易心卒年八十一當疾革諸子請遺言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何何言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後從釋氏名子聰其先瑞州人世仕遼

爲官族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

一統志云父潤爲鉅鹿內丘兩

縣提領子聰生而風骨不凡年十七補府令史居恒鬱鬱不樂

有惠政有惠政子聰生而風骨不凡年十七補府令史居恒鬱鬱不樂

一日慨然投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

遇於世當隱居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谷間尋爲僧於天寧

寺初憲宗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世祖在潛邸遣人名之海雲邀

子聰與俱入見屢承顧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

氏經世書至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

天下事如指掌世祖悅之遂留贊大計後奔父喪歸賜金爲葬

具

王鑾碑道碑云初丁母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

父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既損容貌衰敗與循禮典執

通喪者無少異

服除被名赴和林上書數千言其畧曰治亂之道係乎

天而由乎人我太祖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

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冀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以馬上

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

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

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正在今日

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

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然天下

之大非一人之可及當擇開國功臣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

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屬治者升否者黜天下可不

勞而理矣天下戶過百萬自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  
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是以逃竄日甚宜比舊減半或三分  
去一止就見在民戶以定差稅招逃亡者使之復業官無定次  
故潔清者不遷汙濫者不降可止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  
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  
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加禁治天下之民未  
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  
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詳審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  
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  
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原以爲  
民民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也今宜確計官民欠負果爲應  
當差發所借卽依前旨使一本一利還官凡賠償無名及虛郭

所負者並免追取關市津梁正稅宜從舊制十五分取一禁橫  
征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度量均爲一法使  
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出甚難一旦以  
纒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沙殊可  
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  
不得僭越今地廣民稀賦斂煩重民無力耕耨宜差勸農官一  
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重本計古者庠序學校代未嘗廢今郡  
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舉取士以經義  
爲上詞賦論策次之更宜擇開國功臣子孫亦令就學選達才  
任川之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兵馬之所蹂躪故荒蕪尙多宜  
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可資軍需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  
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已不爲輕復於舊額倍權之往往科權

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  
無縱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  
糧以爲養孔子爲百王師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郡祭  
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散失宜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  
使器備人存漸以修復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  
雖祖宗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所佑宜循古禮尊祭上下神祇  
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德極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  
遼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  
卽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  
常道宜撰修金史俾一代君臣事跡不墜於後世國家廣大如  
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  
有產業者應止輸差稅其餘徭役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

育才勵人之至意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當選左右諫臣使諷喻於未形忖度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勢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今言利者衆非圖利國實欲殘民而自利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日加宜量爲節限筭釜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及鞭背刑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是故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今新君卽位之初可立朝省以爲政本其餘

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書奏甚見嘉納又言邢州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特甚誠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卽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副之由是流民復業從征大理雲南在軍中數年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未嘗妄戮一人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子聰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是時子聰雖日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爲聰書記至元二年翰林學士王鶚奏言子聰侍藩邸積有歲年忠勤久著且當此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子聰猶仍野服散號深所未便帝覽奏卽日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復劉氏賜名秉忠以侍讀學士竇默女妻之初憲宗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

名開平府繼升爲上都而以燕京爲中都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又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立朝儀給俸祿定官制一代成憲皆其所裁定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逝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官護其喪還葬追封趙國公諡文貞元詩選云仁宗時加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垂老不衰雖貴顯齋居蔬食澹然不異平昔每以吟詠自娛其詩蕭散閑淡類其人有藏春散人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許魯齋文集云初秉忠之奏朝儀也因言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上曰漢高眼凡小朕豈如是輟耕錄云世祖嘗以錢幣問秉忠對曰錢用于陽楮用于陰今國家龍興沙漠自陰域以君臨中夏宜用楮幣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後武宗用之不久輒罷果如所言

弟秉恕字長卿



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方秉忠事世祖時以薦士自任而嫌於私親獨不及弟左右以聞得召見遂同侍潛邸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尙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乃受而散之以二百金與秉忠辭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弟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仕至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卒于官

而曰創業求賢旁羅畢進釋方外衣服三公命制作典章規模大定經綸者業滿潛者性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明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

學

名臣事畧云文謙少時欲習吏事父召而責之謝曰身慚長

志

備學會朝廷試天下儒士文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

薦文謙可用名掌王府書記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爲勳臣

食邑歲遣人監領徵求百出民弗能堪文謙言於上曰今民生困敝莫邪爲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乃遷近侍脫兀脫尙書劉肅奉御李簡往三人協心爲治不朞月戶增十倍世祖由是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從征大理國相高泰祥史作詳者誤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城文謙與秉忠諫曰殺使拒命非民之罪請宥之乃止從攻漢鄂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旣入境下令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士女悉縱還世祖卽位命文謙爲中書左丞時王文統爲平章素忌刻議論屢相可否文謙積不能平遠求出詔以本職宜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已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國家經費所係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

歲豐取之未晚也至任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境內大治朞年來朝復留居政府會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集議文謙曰宰相分制一用前代皆然中書不預古無是理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曰仲謙言是至元初復以中書左丞行省中興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者五六人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定式子弟亦知向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當以乙未歲戶籍爲斷其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復爲奴之理議遂定永以爲法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連逮百餘人文謙曰愚民無知被誑誘誅其首惡足矣帝卽命文謙往決獄惟坐三人棄市餘皆省釋七

年拜司農司卿先是燕京副使高天錫言於文謙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興文謙乃奏立司農司以天錫等爲巡行勸農使并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禮復請立國子學選貴冑子弟教育其中久之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臺憲發其姦欲奏罷諸道按察司文謙持不可然自知與權貴忤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寔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大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事畧云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十員優恤其家未及施行歲餘以疾卒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衡致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爲已任追封魏國公諡忠宣虞集新瑩記云中統初政衡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義倫大農之興天錄諸曆象之授人時凡出文謙所爲皆隱然有不可變者

錫遼陽人累官尙書諡莊懿

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于鄉貞佑兵興家業蕩盡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爲經歷官從南征時軍士多逃亡獲者必戮以警衆德輝言太過止配令穴城光州下募山農民結寨爲固天澤欲攻之德輝曰鄉民爲自保計當曉以禍福如或旅拒攻之未晚果相繼來降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殷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敢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間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計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一然則金之淪亡自有任其咎者儒何與焉又問祖宗法度具在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置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

謹厚者司掌乃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尙有竊而去之者  
世祖長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  
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今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  
其精者輸之官餘糞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  
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會上春釋奠致胙因問孔子廟  
食之禮對曰孔子爲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  
其時祀其尊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特以此見時君崇儒重  
道之意何如耳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  
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  
民如蹈水火爲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  
宗室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  
政則天下均受賜矣

德輝紀行錄云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燕見必接以禮至供帳衾褥衣服食飲無

一不致眷  
顧之誠

是夏德輝得告將還又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

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切直多所開悟未幾

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受之因啓累

朝有旨蠲儒戶兵賦卽令有司遵行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

世祖卽位命宣撫河東下車擊豪強黜賊吏均賦役耆耄不遠

千里來謁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河東徭役官吏率

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致多流亡德輝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

納有法王惲行狀云汾晉地廣官世守吏結爲朋黨以豪強相

軋其視綱紀殆土苴然德輝得姦賊尤甚者數十人械

庭下數其罪惡杖出考績爲十路最陞見帝勞之命疏所急務

條四事曰嚴保舉以取人材給俸祿以養廉吏易世官而遷都

邑正刑罰而勿屢赦帝嘉納焉遷東平路宣慰使奏免遠輸豆

粟二十萬斛和糶粟十萬斛同知寶合丁議欲官賦蠲絲令民

稅而後輸德輝曰是誣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后期之責孰任之  
送罷其事行狀云東平賦影獄繁視河東信徒如李祐之財劉  
刺以盜賊充斥獲者欲處之死德輝曰吾豈敢曲法從汝  
妄殺乎入刺密以聞帝曰張耀卿所言准合條例可從之至元  
三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耗廩幣者  
帝怒將遣使按治德輝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  
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  
敢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悉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  
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畧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  
究則宿弊自革有旨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輝曰御史執法  
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  
思之後數日復召德輝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  
行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奏事諸局



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可徐行之

行狀云有旨令趙葵使日本命中書議赦高麗

詔以進德輝曰葵本宋人萬一

五年擢侍御史辭請老命舉任

風憲者疏烏古倫眞等二十人以聞

行狀載烏古倫眞張邦彥徒單公履張家張肅李榮

張昉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德輝天資剛直博

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性不喜嬉笑與元裕

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卒年八十

行狀云德輝兩鎮巨藩再入中

書雖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抗禮往復論難不毫髮相假貸時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旣爲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咨決焉與人交重然諾雖親故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因急至質衣典書無難色儒士宋子昭爲于豪權家言于上官出之蜀

儒古生售子市鳩銀贖之仍給據爲良張

安童札刺兒氏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追錄元

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居百寮上母弘吉刺氏

元世家作帖木倫

世祖昭睿皇后姊也嘗通籍禁中一日世祖問曰安童何如人

對曰年雖幼公輔器也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少年以是知之會執叛王阿里不哥黨千餘人至

世祖問安童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爲其主陛

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

何從得此語意正與朕合元明善勳德碑云時年十六至元二年秋拜中書

右丞相綱目云時年二十一增食邑至四千戶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

附臣以年少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

之熟矣無踰卿者冬召許衡至俾議事中書省衡有疾安童卽

親候其館舍與語良久旣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安童言此者省

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宜并設二丞

相以蒙古漢人參用又奏請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同輔庶政

並從之廷臣密議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專領先奏安童宜位三

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爲三公是崇虛  
名而實奪之權也事遂寢安童言前有旨令尙書省樞密院御  
史臺各奏事如常制其大者從中書定議然後上聞今尙書省  
一切徑奏有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故敢專邪不  
與卿議非是敕如前旨陝西省臣也速迭兒言比因饑饉盜賊  
滋橫不顯戮無以示懲安童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  
仍宜待報近臣謂總管府權太重宜立都轉運司并諸軍奧魯  
以分之安童言今之民官循例遷徙保無邪謀別立官府於民  
未便遂劾阿合馬擅財賦權官屬所用非人請嚴加選擇其營  
作宮殿資緣爲奸並宜詰問不報十二年命從北平王南木合  
出鎮和林在北邊十年中間爲叛王昔里吉所劫二十一年三  
月始從王歸待罪闕下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帝召見慰勞

之復拜右丞相詔銓定省院臺官屬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奏擬安童進曰此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自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任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今近臣欲伺隙援引匪類曰某居某官某爲某職日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右丞盧世榮奏罷行御史臺安童進曰江南盜賊屢起賴行臺鎮遏居多臣以爲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因徙置江州二十四年宗王乃顔反帝親討平之逮宗室誅誤者命中書雜問安童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或乘間言于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懿親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曰汝等豈知安

童所爲特尋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尙書省安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川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蠹國不聽李

文集云先是王于北安王遣使祀岳瀆時桑哥領功德司使者偕參政呂合刺至以王令諭之遂給驛往後桑哥忌安童誣言于子脩祭岳瀆安童知而不言指呂爲證世祖召問呂對曰時桑哥主祠祭王使同臣往來乘傳安童未嘗知桑哥不能對

時天下大權盡歸尙書省安童屢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

領宿衛踰二年以疾卒年僅四十九雨木冰三日世祖震悼曰

天何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成宗大德七年加封東平忠

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名臣事畧云安童年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

海內號爲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童在朕得高枕而臥矣所居堂宇朴陋廳廚之外一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堂安童曰屋可蔽

風雨足矣我聞人辛苦置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吾不爲也子兀都帶當世祖時襲長宿

衛父歿凡賵賻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先塋大德初

拜大司徒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后咸以家人禮待之卒諡

貞公商案卷十二 七 宰輔二

忠簡孫拜住位宰輔自有傳

冊曰婉兮變兮能近者德出言有章庶政秩秩天子是倚  
福綏邦國豈非天縱亦由學識宜有貽謀傳世無斁

董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

父俊見功臣傳

父歿時年始十六儼然如

成人

李諫墓誌云幼率羣兒戲部分左右習爲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

以父任爲藁城令同

列多輕其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未幾同列斂手下  
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縣貧重以旱蝗文炳出私穀數千  
石給貧民民賴不困前令因軍興貸息錢累鉅萬歲指民蠶麥  
以償文炳曰民困矣盡以已田廬計直代之朝廷初料民令敢  
隱實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減其戶數或難之文炳曰  
爲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以故  
藁城賦斂視旁縣大減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

久之以不賂失上官指遽棄官去世祖受命南征詔文炳率四十六騎往人馬道死且盡至此番僅兩人挾之徒行路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十里然志益奮會使者遇之還言狀世祖遣其弟文忠馳馬載糗糧迎以來壯其忠賜賚甚厚從伐宋至淮

西命攻臺山砦降之師次陽羅堡

家傳作羊邏沃

宋兵築堡于岸陳船

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曰長江天塹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卽率死士數百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鼙鼓噪繼進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世祖方駐馬香爐峰捷至大喜遽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會憲宗計至乃班師世祖卽位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恐危疑者多宜大赦以安反側中統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方行適立侍衛親軍卽遙授爲都指揮使李壇反文

炳會大軍圍之璫就擒諸軍悉降初璫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皆善戰主將分隸所部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請曰彼爲璫脅耳殺降恐非聖天子意二千人得免而他將殺者已過半皆大悔時山東猶未靖帝以文炳爲經畧使比至益都從數騎便服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璫故將吏立庭下諭曰璫賊不道今已誅死汝等皆爲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當相安無懼經畧使得便宜除授汝等勉立功取金銀符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人心大悅山東以安至元三年帝以文炳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更造戰艦習水師預謀取宋方畧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兵丁對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軍籍河南削籍爲民如是爲



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帝  
憫之始頒俸七年改山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境  
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衆諫  
以違詔文炳曰但止之徐遣使入奏以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  
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  
可帝大悟乃罷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首築正陽  
兩城夾淮相望以遏宋兵宋淮西制置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  
文炳登城禦之飛矢貫左臂著脇文炳拔矢引弓左右發四十  
餘矢箠中矢盡顧索矢又十餘發矢不繼力亦困不能滿張遂  
悶幾殆明日貴復麾士卒壓軍而陳文炳病創甚子士選年二  
十一請代戰壯而遣之仍自起束劍督戰貴敗走會大舉  
伐宋文炳發正陽會丞相伯顏于安慶請曰大軍旣疲於陽羅

堡吾兵當前行次當塗復言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  
時不取必有後顧遂進攻之降其城詔文炳以行樞密院駐兵  
鎮江宋將張世傑孫虎臣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文炳身犯之  
載士選別船從子士表請從文炳顧曰吾弟僅一子脫吾與士  
還不返士元士秀猶足克敵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請乃許之  
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鼓士選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陣諸將繼  
進宋兵亦殊死戰橫屍委仗江水爲之不流宋師大敗文炳俘  
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諸軍分三道進文炳居左由江陰循海  
趨臨安海寇張瑄有衆數千倚島爲雄長文炳招致之十三年  
正月師次鹽官持久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臨安約降已久  
使吾輕殺一人恐妨大計况屠一縣邪遣人諭之縣降遂會伯  
顏于臨安城北宋主焘出降文炳卽入城罷宋官府散諸軍封

府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璽符上之時翰林學士李磐奉詔招  
宋士至臨安文炳謂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  
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采摭得宋史及諸  
記注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宋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  
諸貴文炳却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寶者獨無文炳名召  
入覲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益王昀走台州閩中亦爲宋守  
復敕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毋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旣食之在  
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以故南人感激所至輒下  
次台州盡縱諸將所俘台民得免者數萬口由溫州踰嶺而南  
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相繼送款閩人感其德立廟祀焉帝在上  
都適北邊警至欲親將北伐急召文炳入見奏曰今南方已平  
臣無所効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豎子盜兵朕自

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盡以託卿設有不虞聽便宜處置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悉令咨卿而行文炳奏曰曩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撿括宋諸藏貨寶追索苛細人以爲苦宋人未洽吾德遠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卽詔罷之又曰往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其人素主市舶臣謂宜重其事權使爲我扞海寇誘諸番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與之矣惟陛下恕臣專擅罪帝大悅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卽還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合馬方怙寵生殺任情至是奸狀爲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左丞常督省案請至再終不肯署或問故文炳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細務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譏譏行則身危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有疾奏請解機務召赴上都避暑命僉

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帝命坐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當坐是是夜疾復作敕御醫日脰視疾篤沐浴坐召文忠等曰吾先人死王事吾恨不爲

國死邊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言

畢就枕卒帝悼痛命文忠護喪歸葬諡忠獻

元明善董氏家傳云文炳忠實似其

父上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其致諸弟如嚴師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裘馬金帛文炳亦未嘗先御有印盡賜諸弟諸弟或以過被笞皆俛首受之卒後十餘年姦臣桑哥事敗詔其子士選入上曰而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不必遠學學爾父足矣又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爾父未足爲多長子士元字長卿自襁褓喪母祖母李絕愛之謂文炳曰

俟兒能言卽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從憲宗征蜀及戍淮西皆有功從大帥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宋守將姜才乘

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塋士元與別將哈刺禿以百騎從之日暮宋兵奄至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正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遁去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敵死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創甲裳盡赤肩舁至營而絕年四十二哈刺禿亦戰死江淮旣平伯顏入朝言于帝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州而已帝問其人以名對帝曰士元健捷過人晝戰必能制勝夜戰而死可惜也追封趙郡公謚忠愍太子士選字舜卿幼從父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世祖命爲親軍前衛指揮使未幾以職讓其弟士秀帝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行院事于湖廣宗王乃顏反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與李庭同將漢軍禦之飛矢及乘輿士選等出步卒橫

擊敗其衆帝喜尋遷中書左丞鎮浙西浙多湖泊率爲豪民占  
種水無所居積數罹災患俾開復之各如故成宗卽位拜江西  
左丞贛州盜劉六十聚衆萬餘主將觀望不敢進士選請自往  
但率掾吏持文書卽日就道至贛境先逮官吏害民者治之進  
至興國命將校分兵守險捕激亂者數十人置於法復誅姦民  
之爲囊橐者數家民爭出自効不數日遂擒賊魁餘衆解散遣  
使上於朝丞相不忽木問其使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且  
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爲  
幸何功之有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略不言破賊事尋拜  
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  
驅民轉餉谿谷間死者數十萬在廷無敢諫者士選奏事畢同  
列皆起士選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取無用之地非計

就令當取亦宜先遣使往諭然後聚糧選兵俟時而動豈可因  
一人妄言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  
選曰以言受罪臣職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無益帝麾之  
出不數月師敗帝慨然曰士選言驗矣言者謂士選嘗貸朱清  
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其廉可知不必問也生平以忠義  
自許號廉介白門生部曲無敢通饋獻者尤敬禮賢士在江西  
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旣又得吳澄爲師延虞汲於家塾以教  
其子及遷南臺中丞又招汲子集與俱已得范梈等數人皆以  
文學顯故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爲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  
其身每一之官必廢先業田廬爲行貲故老而益貧卒諡忠宣

中州志載有詹士龍者固始人宋都統鈞之子也元兵破鄂鈞  
殉節士龍甫三歲文炳收養之及長士龍知已非董出他日從  
父有震石當暫浮因以石投水中浮則爾從士龍祝天



然曰天也遂許之  
後官廣西道僉事

冊曰垣直董公曹彬比蹤龔鳳畧閔電掃颺從士元死敵  
士選匪躬黷武致劾乃思其忠

張雄飛字鵬舉瑯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後罷徙居許州  
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蒙古兵屠許雄飛方十歲李攜之  
變服以免遂寓潞州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  
餘年嘗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求其父終弗得既  
入燕居數歲盡通諸國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世祖召見慨  
然陳當世之務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  
大用者對曰張雄飛公輔器也帝命驛召至問以當今所急對  
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尙知  
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計向使先帝知此陛

下寧有今日帝方以矍然起稱善他日與江孝卿同名見帝曰  
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  
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敏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爲天子耳目  
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不職者卽聽糾劾如  
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  
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會議立尙書省雄飛力爭於帝前  
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爲贅  
婿主過識之捕其奴與妻并械繫其妻之父母盡沒其家貲雄  
飛與主爭辨詞色俱厲主不得已惟挾其奴以去入爲兵部尙  
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羅織其  
罪同僚爭相附和雄飛曰所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邪有  
泰長卿劉仲澤者亦以忤阿合馬意下吏欲殺之雄飛堅持不

可阿合馬使人陷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出爲禮州安撫使三人竟坐死時禮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民遂以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邪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相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如強盜雄飛曰若輩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寬其獄改遷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將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當處以靜鎮苟有他吾自任其責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租賦雄飛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尋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

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相容奏留雄飛不遣十九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阿合馬旣死特其用事久賣官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于是僥倖超躐者皆降忽辛被逮至中書雄飛同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二十一年春羣臣上尊號議肆赦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止下輕刑之詔是冬廬世榮復起雄飛遂罷先是雄飛嘗坐省中帝召見便殿謂曰聞卿貧甚特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旣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及諸酒器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罷政阿合馬之黨竟矯詔追奪或勸其詣省自白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

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虞有今日耳又可自辯乎二十三年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于官子師野宿衛東宮時阿里海牙入覲請以爲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其子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執政天下必謂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問曰利不爲誘威不能沮辰告遠猶卑慎自處澤足起枯明如燃炬姦回代興不究厥緒知之匪難任則齟齬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年十四好學不倦於諸國書語無不習憲宗六年以斷事官奉使北邊海都拘留久之世祖至元中邊將劫王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素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順逆之理海都聞之悔遂遣與王同歸天麟被拘二十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悅拜中書左丞有譖丞

相安童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此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將置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尙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年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時權臣用事凶焰薰炙人莫敢言天麟獨斥其奸無所忌人服其忠直成宗大宴羣臣於玉德殿召賜御藥命左右勸之酒頗醉以御輦送還家武宗卽位進中書平章政事卒年九十二追封冀國公諡忠宣